

观念论

张连海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GUAN NIAN LUN

Zhang Lian Hai
Zhu



观 念 论

张连海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观念论/张连海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601 - 3977 - 7

I. 观… II. 张… III. 观念—研究 IV. 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5578 号

书名: 观念论

作者: 张连海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3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3977 - 7

封面设计: 鞠振华

长春市太平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导 读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常用观念和思想论述较为宏观的语义对象，并且，总是将二者不加区分地交换使用或一并罗列出来。这充分显示出观念与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也折射出人们对观念的认识程度。我们不禁要问，观念真的可以和思想划等号吗，二者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知道：人天生具有学习的能力，通过书本上的学习，能够了解别人讲解的思想，进而接受或排斥它；或者借助自己的反思、分析建构出新的思想。但对于观念，情况并非总是这样，许多观念并不是通过老师的讲解、对书本的学习而得来的，而是在环境中养成的。也许，你并不认同这种说法，那么，就请身在中国的您通过书本上的学习，形成美国式的观念，不再有面子观念、人情观念，恐怕你做不到。甚至，有些观念，人们一旦形成就终生不会改变，例如：处女观念，许多人（我就是其中一员）明白那不过是关系一层薄薄的膜，并不能说明什么，也知道有这样的观念是落后的，并为此而感到羞耻，可许多婚姻家庭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分道扬镳。可以说，对于观念，人们能够想明白，可就是终生不能改变。反过来说，思想却很容易改变，比如，当信仰某种思想的人们发现它有很多谬误时，会很容易的放弃。由此看来，将观念和思想等同起来似乎并不妥当。

通过进一步的细心观察，我们发现：观念与思想还存在着更

多的带有普遍而又异乎寻常的不同，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除了极个别国家的极个别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中总是许多思想潮流同时并存。中国的如：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道三家论战、五四时期的各种救国论。外国的如：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各种思想——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思想会相应的改变，故有“思潮”一词与之对应。而观念却情况不同，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往往只存在一种观念体系，且不易发生改变，例如，我们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进行整体考察时，往往可以用“观念”一词来把握和概括，我可以讲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的观念如何如何，而一般不用“思想”来这样描述，不能讲中国人、美国人或印度人的思想如何如何。

其次，思想多指学术上的理论，它总是由知识分子首先提出或社会上层倡导的，如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它们都是由“士”创立，并被后代学者逐渐发扬光大的。所以，思想具有建构主义的唯理论色彩；而观念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在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思想，但并不是由具体的哪一个人创立的，我们不能这样讲：一个民族的观念是由具体的某个人创立，又被后来的学者发扬光大的。因此，观念呈现自生自发秩序或扩展秩序。

第三，思想并不总是存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脑中。相反，许多情况下，思想只是被少数人所认知，广大的社会成员既

没有兴趣学习，也没有机会了解。如，马克思在英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上层社会，但是，广大的英国民众并不了解这一思想，甚至，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又如，对于明清思想史上习惯并称的顾、黄、王，我不禁要问，当时有多少人读过王夫之那些在深山中撰写的精彩著作。在古代，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处于文盲状态，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而观念的情况却不同，它总是能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实践中被找到。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没有思想，却不可能没有观念。

第四，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力或大或小，并不确定。一开始，它像“幽灵”一样，在社会上游荡，试图找到能够被人们接受的机会。^① 大多数思想出生不久便夭折了，不为我们所知。有些思想红极一时，却中道衰落，如：在先秦时期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弟子众多，影响仅次于儒家，后来却一直受到冷落，渐渐衰微，最终几乎衰落到销声匿迹的窘境。清代在编《四库全书总目》时，不再列墨家为单独大家，而是把名家、纵横家、墨家等合为“杂家”一门，因为此类学问“传述者稀，遗编无几，不便于立类”。有些思想几起几落，如：凯恩斯主义等。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内的许多已知的，或到现在仍不为我们所知的因素。人们对思想影响力的历史性确认，正如葛兆光所讲的，往往是由“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事后由思想史家所进行的“回溯性的追认”。某些思想在那个时代究竟是否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

① 马克思将思想的存在形容为“更高的悬浮在空中的领域”。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434页。

的影响如此巨大与深远，是否应该在历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实在很有疑问。事实上，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那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集体意识”，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我们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常常发现，可以依靠著述表达自己思想的精英和可以流传后世的经典毕竟很少。而且生活的世界常常与他们距离很远，自社会已经有条件使一批人以思想与著述为职业以来，他们的思想常常是与实存的世界有一段距离。当我们的学者在大学里宣讲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佛陀的时候，地铁的书报摊上在热火地销售着各种各样载满了明星逸事的小报；当我们的文人正在正襟危坐地讨论着理想主义的时候，生活却使得大多数人奉行着一种并不冠以主义名称的实用精神；当我们的教授在研究室里撰写他的政治学与经济学论著时，政治领袖已经使国家建立了与教授们的想法全然不同的运作体制。思想理论，有时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的。^①

而观念却不同，它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被人们所实践着。它明显表现为普通百姓的生活习惯、日常习俗、宗教信仰、社会交往方式等等。从影响力上来讲，即使有些思想因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而风靡一时，但从长远来看，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因为社会中，尤其是古代社会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行动者，实际上就是现实的社会的主人，是现实的客观社会实在的真正建构者，也是现实的社会实在的诠释者。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页。

他们以日常生活的例行程序，不加思考地不断重复和展开他们的言行。一方面，当他们依据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观点进行行动时，他们自身已经处于既定的客观社会现实之中，自然地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去行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大量重复的习惯性动作和行为规则，同时创建他们自身所生活的社会世界，并在他们的相互默契并理所当然加以接受和贯彻的行为模式中建构起他们的社会实在。^①也就是说，社会并不需要思想家的分析、观察和评论，也不必需他们的思想，就早已按照普通人的观念而“客观地”和“现实地”存在和运作在那儿。人们的观念也并不是来自阅读精英们的思想著作，讨论他们所关注的抽象的普遍性思想理论。而是通过普遍性的各种途径，比如，观看娱乐性演出中的潜移默化（如宗教的仪式法会、商业集市中的戏曲说唱）、一般性教育中的直接指示（如私塾中的先生、家庭中的父母以及社交中的亲友的教导）、大众阅读（如小说、评书、神话故事及口头文学）等等而习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人民群众在生活中创造的。^②

第五，思想往往指的是一套理论体系，具有逻辑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人们通过对书本的学习、别人的教导可以掌握思想。而观念往往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并没有逻辑性、完整性和规律性可言，甚至充满矛盾性，例如，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它既不属于佛教、道教，也不属于儒教，而且可以说是这些宗教的混合形态。在中国乡村，同时供奉菩萨、老君和孔子的寺庙很多，

① 参阅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0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许多教义书籍其实根本说不清它是儒是道还是佛，看上去最高目标是要人追求“成佛作祖”，但在道德要求上却首先规范人要“行孝尽忠”，在现实生活中教人“养生长寿、驱鬼辟邪”。三教在这里没有界限与差异，倒好像混在一起成了一套信仰。人们习得观念的方式，也和思想不同，人们是在继承祖辈的做法中习得了观念。试问，我们向某人询问他何以遵循某种观念的时候，难道他能像回答思想史的题目那样，找出一个可以论证的证据吗？大概不能。大体上说，对于观念，人们只能说：“都这样嘛！”任何人都无法明确说明观念起源于哪个年代，出于何种理由，但任何人却毫无例外地、自然而然地遵循着它。所以说，人们对观念的认识往往是借助学者们通过分析、观察及归纳而提炼出来的带有主观色彩的论断而得来的。

由此可见，二者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将它们等同起来，便很难解释上述种种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有一个更深的考察。

翻译界长期以来的一种惯性认识——往往将“idea”、“sense”、“concept”、“percept”等英语词汇等同于汉语语义中的“观念”，给学术界带来了混乱。其实，“idea”在英语中是“思想”、“主意”的意思；“sense”在英语中是“意识”、“理解”等意思；“concept”在英语中是“具体的概念、思想”的意思；“percept”在英语中是“知觉、感知、理解力”等意思。例如：研究“感知、意识”的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大家——休谟和洛克，前者将人们的感受、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称之为“idea”（中文翻译为“观念”），将强烈的知觉称之为“impressions”（中文翻译为“印象”），从而将观念与印象对

立区别开来^①；后者认为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句名言也反映了他对观念的理解：

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还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是，使最拙劣的建筑师和最巧妙的蜜蜂相比显得优越的，自始就是这个事实：建筑师在以蜂蜡构成蜂房以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把它构成。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所以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将观念等同于头脑中的意象。这些都和中国语义下的“观念”相去甚远。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国语义下的“观念”往往是指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对一般事物的认知和意志化，是主观中的客观存在，类似于“集体意识”“主体意识”^②“社会表象”之类的东西（详细的论述见正文）。所以说，外国真正研究中国语义下的“观念”的学者还没有出生。至于中国，由于翻译者往往将“idea”翻译成“思想”或“观念”，将二者等同起来，造成了“观念”一词的滥用，扰乱了学术界的视野，结果是忽视了对中国语义下“观念”的研究。所以，事实上，中国语义下的“观念”对中外学术界来讲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要研究中国社会，就离不开观念。因为，在考察中国社会之前，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中国社会纷繁复杂，有没有一条线索可以将这些千姿百态的现象贯穿起来使我们能够生动透视核心的

① 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页。

② 涂尔干将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定义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而我所讲的“观念”的内涵和外延则要丰富得多，它不仅包括信仰的和感情的，也包括不信仰的和认知的。

内容呢？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考察中国的文化与思想不失为一条可选之路。对于文化，我们不禁要问，文化是一个至大无边的概括性话语，在研究上，我们很难将这种包容万象的词语与相关的具体变量对接起来，以它为线索来考察中国社会。这样只能使得原本纷繁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眼花缭乱，干扰深入追问中国社会最重要内容的思路。至于思想，我们也要怀疑：仅仅依靠思想，是否能够反映社会核心面貌；在思想上没有发言权的广大的普通民众是否可以被忽略。许多时候，思想仅仅是社会上少数上层人情感的宣泄和他们头脑中的纯理性建构的产物，并不一定与普通百姓频繁互动，被积极接受并纳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朵，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并不一定化成雨润入到人们的心田里。依靠思想也无法完成深入透视中国社会的任务。

在我们看来，考察中国人的观念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条可行的线索。因为广大的普通百姓才是现实的客观社会实在的建构者和诠释者，社会早已按照他们的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则而客观地运作在那里。社会观念正是人文社会学家应当关注的重点。以观念为主线，向下可以连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向上可以连接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思想，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并且，观念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影响超出我们的想象，它才是文化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影响要远远大于思想、宗教、制度等因素。以中国为例，自夏商周三代始，中国人的核心观念已经成型，如血缘观念、等级观念、孝的观念、崇古观念、人情观念等等。尽管历经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雨，数十朝代的变迁，无数思潮的兴衰，直到今天，仍然变化不大，仍然左右着中国人的生活。又如：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思想先后产生，交替流行。与此同时，核心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这也是改革为什么不能继续深化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至于我为什么这样说，请看正文的论述）。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它，研究它，平息由于思想与观念两个词的滥用而带来的认识上的混乱。否则，大家的这种认识——以为了解了新的、先进的观念，呼吁改变观念，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它，继而内化于心——会继续下去。这种认识已经并且会继续扰乱我们的视野，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不可低估的危害。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客气地说，观念的变迁决定着未来的社会转型，决定着社会在哪个路口向哪个方向转的问题。

可是，观念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变迁的？观念与思想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至今在中外学术理论界仍处于“处女地”的境地。几乎没有人给予其充分地关注，专门进行系统的论述，关于观念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这一重大缺陷制约着人们对社会的进一步认识。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本书试图弥补这方面缺憾，但在这种近乎空白的情况下，对于探险者来说，每前行一步，都可能是一个失误，每前行十步，可能是一个大失误。这有点类似哥伦布航海，有可能将美洲当做印度。所以，本书难免有很大的失误，还望方家不吝赐教。从心理上，作者也做好了被“拍砖”的准备，但不管结果怎样，我都视之为一次宝贵的探险。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十几次易稿，也

数次丧失信心,知难欲退。尽管如此,我还是挺了下来。可喜的是,总算有了——一个令本人欣慰的阶段性成果,来飨读者。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观念,第二部分考察中国的观念与思想。在第一部分中,笔者试图从两个视角出发:一方面,用“托勒密”观,即从微观上视个人为其世界的中心,考察个人的观念形成与变迁;另一方面,用“伽利略”观,即从宏观上以更大的群体,如群族、民族,来考察观念的形成与变迁。具体来说,这一部分共包括四章。

第一章主要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观念的含义和形成。首先,根据观念对人的不同作用过程,将观念分为本能性情感观念和认知观念。本能性情感观念是指人在成年之前形成的有关本能性情感的,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这类观念一旦形成,终生难以改变。而认知性观念是指没有内化于心的,对人的情感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的观念,这类观念会随着人的经验、理性的增加,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随时改变。其次,从心理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两种不同观念的形成过程,讨论了人的理性、经验(包括知识和体验)、心理倾向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过程。

第二章先后通过微观和宏观两种视角,运用多种方法来探讨观念变迁的动力机制。首先,从微观角度,运用逻辑的、对比的心理学方法,讨论了个人观念的变迁运作机制。其次,从整体上,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透视民族心理倾向与观念变迁的关系。

第三章探讨观念与行为、思想以及心理情感架构的运作机制。首先,分析了影响观念与行为关联的几个因素,并总结了观念塑造行为的两种机制。其次,分析了思想与观念的差异,并提出了思想转变为观念的两条路径:制度化和生活化。最后,提出

了心理情感架构的概念。初步探讨了心理情感架构的运作机制，重点分析了种植业民族与游牧业、狩猎业民族在心理情感架构上的差异。

第四章对观念的应用做了一些研究。首先，通过学习一篇原著，揭示了“李约瑟难题”与“墨学中绝”之谜。通俗一点讲，就是分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以及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潮流兴盛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阐述了群族潜意识—观念—心理情感架构假说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指出了这一假说不仅是对皮亚杰心理发生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涂尔干集体意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许烺光跨文化心理学理论以及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借鉴和继承，而且对这些理论的某些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普遍性层面推进到差异性、具体性的层面，也就是超越了“何以可能”的阶段，而达到了“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高度。这一理论从心理发生学着眼，通过追本溯源式的研究，对不同群族的实践活动和生存环境的差异性进行了考察，进而将集体无意识与集体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发现了观念变迁的动力学原理。这一理论不但开辟了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视角，而且，可能对几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带来颠覆性的贡献。换句话说，几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会因为这一理论的出现而可能需要重新建构。它横跨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地理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

再次，简述了观念研究对于传统的新解，分析了“何谓传

统”以及“传统的传承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而批判了西方的许多社会思想，如马克思·韦伯的意义决定论等等。并且，指出了族群潜意识—观念—心理情感架构假说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同样适用。

最后，简述了该理论之美，指出这一假说在审美上不仅符合马赫的“经济思维”，而且与爱因斯坦提出的“逻辑简单性”原则相一致。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中国的观念与思想。在考察之前，需要说明一下研究方法。多年来，关于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不管是依照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照搬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还是本土化的研究模式，建立本土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我们都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仅仅分析当代的社会现象便可以把握中国社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不管是西方的研究范式，还是本土化的研究模式，都有各自的长短，无法断言谁好谁坏。我们强调的是，不论哪种方法，如果是静态地、孤立地，而不是动态地、发展地、历史地研究中国社会，都无法深入下去。学术界有句名言——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有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做追根溯源式的研究，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梳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传统内涵，为透视中国社会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因此，第二部分以观念为主线，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试图发现其运作机制。为了生动透视中国人观念的变迁过程，分析中国观念变迁与中国社会的内在互动关系并试图找出其规律，本章重点考察中国人的风俗和文艺作品。因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行为习惯，它像一面

镜子，生动地反映了社会风貌和民族心理。而文艺作品最能反映民族性，通过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就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民族审美心理和思维模式，为透视人们观念的变迁做最好的注脚。

具体而言，第二部分共分为两章，前一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传统观念与思想的变迁，笔者将中国传统社会分为六个时期：三代、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分别论述六个时期的观念与思想。第二节论述了中国近代观念与思想的变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笔者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分为三个西化运动层面：器物西化层面、制度西化层面、思想文化西化层面。第三节简述了中国现代观念，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观念。后一章进行了总结与讨论。首先，重点关注中国人的人情观念、面子观念和名利观念，接着讨论了中国人观念的运作机制，试图发现中国人观念的变迁规律。

不过，在开始之前，还需提出三点说明：第一，“中国人”词义太广，此处不及少数民族，而是以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汉族为主。第二，汉族分布地区很广，往往不同地域的人具有不同的观念，古代有东、西之分，战国以来南、北分野也很明显，元明清时期更有各省的不同。另外，传统中国社会一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这四个阶层的许多观念往往也不尽相同。对于这一问题，鉴于本文的宏观视角和资料的局限，只好不加以区分地统而言之。第三，中国的历史时期很长，传统观念始终处于变迁之中，但其核心观念始终未有大的变化。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我将清末以前的观念，不加区别地统称为传统观念；将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一时期的观念，统称为中国近代观念；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观念，一概称之为中国现代观念。

目 录

导 读/1

第一章 观念的含义与形成/1

第一节 观念的含义/1

第二节 观念的形成 /14

第二章 观念的变迁/20

第一节 单个人的观念变迁/20

第二节 群族潜意识与民族观念的变迁/24

第三节 群族潜意识与宗教信仰、思维模式、审美以及语言结构/52

第三章 观念与行为、思想以及心理情感架构/62

第一节 观念与行为/62

第二节 观念与思想/65

第三节 观念与心理情感架构/69

第四章 观念的应用研究/74

第一节 观念研究与科技史/74